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書

寄劉共甫樞密

某幸安湘濱不敢廢學無足塵記念自惟不敏竊守  
撰學顧世衰道微邪說並作肯信此者少獨樞密發  
慨然之志而下取及一得之愚久而益眷眷焉每念  
無以裨補萬分退用愧悚來教自以為報人主之心  
有加無已而向者之為有所未慊于中方將沛然用  
力於古道區區聞之喜且不寐嗟乎靖康之變亘古  
所無夷狄腥膻中原四十餘年矣三綱不明九法盡

南軒文集卷十九  
廢今爲何時耶士大夫宴安江左而恬莫知其爲大  
變也此無他由不講學之故耳今樞密以明天子大  
臣而志乎此道則某之喜爲如何雖然學之難明也  
久矣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  
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明其體則  
妙用可充願樞密勉之

又

程先生易得樞密錄本傳遠實學者之厚幸夫所謂  
易者何哉聖人之言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此其獨謂此數卷書乎其必有所謂矣而此數卷中

書所以述其蘊也言有盡蘊無窮故學者必於言意  
之表識易而後易可讀也須文定春秋此路有邵陽  
本字差小棧所看舊日嚴州本謹納去春秋即事而  
明天理窮理之要也極密觀此書取其大義數十斷  
爲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  
變矣

又

湘民望樞密之至不減赤子之於慈父使人咨嗟歎  
仰然某之愚有敢爲先事之獻者輒以布之某觀近  
世再臨舊鎮者聲望率減於前或曰上下玩習之故

某以爲無是理殆由在我者有忽之之心耳前者旣已得譽及其復來將曰此易治耳是心一萌則敬肆分宜乎美惡之不同也而况樞密今茲之來勢位益尊聲名益重則下民之情將有不敢以自盡者隔絕壅塞之患此亦不可以不慮也易曰德言盛禮言恭此言得貴於盛而禮貴於恭也伏惟樞密懿言懼存心益敬其事謙虛自處不負其有降其辭色惟恐不及使匹夫匹婦之情皆得以通而士大夫有懷皆得以吐露至于箴規指摘畢聞於前而無所謂不敢者則善政日新而無斁矣豈惟一路之幸實經綸之業益

以光大將邦家是賴而天下之福也昔人自逆于境遂于郊即觀聽其辭色而議之盖人心之向背首謹於茲時用敢陳于未及境之前側承風聲以慰願望

又

某效職于此亦以十閱茲晦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怵惕黽勉幸而未得罪於斯民又幸而適遇稔歲盜賊屏戢人情頗相安惟是區區不敢但爲目前計考究緝理廢幾萬有一久遠之去補今最急者諸州窘匱無以支梧一路財計本可以均濟其如計臺之壅利何秋中有請願與憲漕共究一路財

賦底裏通融均撥幸蒙賜可詳細繹頗見涯緒若此論遂定庶幾諸州官吏有俸軍兵有糧而民力因得少寬也邕宜諸邊雖幸悉安靜然野心豈可保惟

當克吾備禦之實使有隱然之勢以折其萌選練親兵立伍結隊明其訓習教以親睦激以忠義至於旂鼓器械皆從一新收拾強壯不敢惜費今所增已近三百率皆選士江淮健者視亦無以相遠也邕宜將兵亦與選練按試矣獨患難得好將官只得短中取長耳諸蠻一以信義待之如買馬一事舊弊革去凡數十事最害是鹽銀輒虧其輕重彼顧豈不晚吾所

得幾何而所喪者丘山師司先利夫出剩銀之得受此利嚼而其下官吏悉從而刻減乾沒今先罷出剩銀正名以率之而嚴法以核之必使輕重悉以實毋得少罔之招馬官先以此意出塞喻蠻落舊來馬至二月末方有來者而羅殿又四年不來市正以吏侵牟之之故今方中冬數日前邕州已申羅殿將馬千七百疋近塞矣益知忠信之可行而在我者誠當自檢也素荷教誨愛念輒以及之自惟孤迹蒙上使令於此一日不敢不盡一日之心力其它非所能計獨恐淺短綿薄有所不能勝又所部闊遠防虞非一每

南軒文集卷十九 四  
懷淵冰之念鈞慈不忘誨肯時及不勝幸願

又

某承乏遠藩未速罪戾實惟芘蔭之及近日鄭憲旣行趙漕物故兩臺俱闕官不免兼攝事緒業委然向來兩臺於諸州多興獄事紛紜淹久一切觀望不敢與決困於囹圄瘦於道路深可憐惻今得以決遣解釋頗有次第又向來會議財賦事正緣所見異趣者不肯商量計司虛實終未知其底裏今得以考究無遺始知異趣者前日誠有掎聚爲羨獻意坐視諸州困極恬莫之恤深可歎息兩日來子細區處爲一定

久遠之計頗有條理旦夕徑奏于上自餘赦條合放而不放道理不當取而妄取者悉施行以次蠲卹矣自惟愚戇苟一日在職不敢不究心此外身之利害非所遑卹

又

某少蠢冒稟鈞聽前知光州滕瑞編管在此其人乃是滕樞族人比歲自山東來歸正粗勇習兵事可以在軍中任使而虞丞相用之過當畀以郡符此豈其才哉其所以速今日顛隳者實虛使之然也然東北人流落爲可憐憫其孥尚留江上在此極栖栖然今

南軒文集卷十九  
五  
爲差兵校前往般取欲望鈞慈願旨應副一客舟津  
致其來俾其骨肉得以團聚謀生恩賜甚大其人雖  
愚異日可備顏得荷戟之用伏鈞察

又

某近因到一巖空中得石刻載昭陵盛德一事可以  
補史之遺已移置府治聽事殿以一軸上呈此吾祖  
宗家法也伏想鈞慈三復焉此邦山巖之勝誠它處  
所未見環城竒觀柳柳州所謂拔地峭壁林立四野  
可盡大槩然拙守但一涉立不欲數出游時獨憑樓  
覽觀耳

又

某輒有愚見仰禪海嶽前領鈞翰其間有云自到江  
上未見人才某切以爲人才在今日誠難得其備然  
而舍短取長隨才而用則恐所至亦不容無而况通  
都大府乎其苦燥冷惟良鑒所擇又負偃植惟大匠  
所施伏惟鈞慈洪取人之方酌采葑之義庶幾片善  
寸長盡歸掄選又惟樞密高明傑出之資人之有長  
固未易進于前儻非虛心降已不忽隱微懇惻敦篤  
以招來之則非惟抱實能者有所不能盡察而懷高  
見者被亦烏肯自售哉某之區區以爲天下事要須

八南軒文集卷十九  
六  
衆力共濟乃可有成伏惟樞密負天下之望者也故  
依鄉祈望之切而不自知其僭越伏紙皇恐之至

寄周子充尚書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  
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  
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  
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  
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  
定晨省則嘗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  
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  
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  
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  
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  
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  
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為何哉然有  
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  
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  
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  
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



南軒集卷之六  
哲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况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問及此間相從者某邇來退縮豈敢受徒但有舊日士子數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晚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言在近日此憂為甚是以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返害事耳要亦如玉石之易辨即其行實夫豈恫疑虛喝可掩哉文定所論甚詳備在文集中曾見之否

又

重論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但因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噎廢食耳後世盜儒為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為可乎熙寧以來人才頓衰於前正以王介甫作相之故介甫之學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江洛諸君子蓋欲深救茲弊也所謂聖人誨人有先後學者進德有次第此言誠是也然所謂先後次第要須講明譬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不然只是冥行而已至如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為準而所進則當循序亦如

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爲自棄尚何所  
進哉所欲言者要須面盡

又

聖諭子澄所疑且云禪初不知其得失不欲隨衆詆  
之伊川未窺其閫奧不敢以言語稱道足見君子所  
存之忠信也第以某愚見所謂不知其得失者要當  
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閫奧者當窮究其閫奧  
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  
於胃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糊閃避而  
已也每竊敬歎下風故所懷亦不復敢隱有以見於

是所望也

答湖守薛士龍寺正

講聞高 之日久矣近歲見呂伯恭陳君舉稱說尤  
詳每念瞻際以慰此心在省中時亦見辭免審察文  
字竊爲諸公言致賢者之道恐不當如是已而某亦  
出關尚念取道義興儻可一見而又差池徒往來于  
懷而已茲辱手字辭氣溫厚如接眉宇重篤先契尤  
所感歎即日歲晚兩寒伏惟撫循有相台候萬福某  
向者備數朝列雖粗知自竭而誠意不充迄無以仰  
答明主之遇寬恩保全獲返先廬惟知深自省厲它

南軒文集卷十九  
無足軫念聞去冬嘗以使指往淮上想事情之實悉  
得徹旒冕之前所謂荒田蕪於包占經理害於無謀  
二語誠切要也吳興下軍寢久學道愛人之志亦可  
少施否某每念時事若此良由士大夫鮮克務學之  
故蓋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徧爲難矯譬諸射者  
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矣自惟不  
敏惕然夙夜不敢遑暇思得良友相切磨以庶幾乎  
萬一其願見之心誠非可以言喻也報問之始亦不  
欲只以寒暄語惟窮理戒我心之前臨事防已意之  
加充茂德業以慰士惶伏紙拳拳

又

諭及學校之事此爲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  
經始當時作成人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  
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  
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  
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  
教道涵養使漸知趨嚮則善也

又

某前年過霅上時常往拜安定先生之墓荆棘幾不  
通路又墻垣頽圯爲何人所侵勢有可慮某意謂宜

南軒文集卷十九  
專責教官掌管令一家守之正其封域勿使侵犯是時無可告語今想自賢使君下車之後已留意矣謾及之

答潘端叔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邪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若思未是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更須深體而用力焉

答潘叔度

所謂讀書平易則簡畧放過稍則似做時文固當

如此省察但所貴於平易者謂平心易氣優游玩味其正非簡畧放過也若夫家庭間事於已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與顏主簿

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學有兼與而混爲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學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橫流壞嘉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

可也今其於二程子所學不翅霄壤之異白黑之分  
乃欲比而同之不亦異乎願深明義利之判反求諸  
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辯者惟深察焉

答吳晦叔

垂諭太極之說某妄意以爲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  
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也極乃樞極之  
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抵其義微  
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  
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其太極之蘊歟所謂太極天地之性語意亦未圓不

活云天地亦形而下者一本於太極又曰惟其有太  
極故生生而不窮夫生生不窮固太極之道然也所  
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不若云有太極則  
有兩儀生生而不窮焉言其如此則曰性言其如此  
則曰太極似亦不必如此說又曰惟天地及人具此  
大本亦有病人仁則太極立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多  
皆吾分內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明德固是  
心之德然不可只斷了便休須要發分明之云者自  
明也更默體之當見有味

又

近玩味已發未發於日用間甚覺顯煥周子誠通誠復之說極有理也伯逢書來亦說及善不足以名之之說其所答曾見否大抵當時知言中如此說要形容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此猶元天下之言性者斯言最爲盡之蓋性之淵源惟善可得而名之耳晦叔意如何數日來看龜山集乃知前輩所遺如龜山輩未易輕議也

又

仁對道左之說伊川所以有取者亦嘗思之仁字對道字而言乃是周流運用處右爲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爲陰而體之所存也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理斯爲不仁矣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無往而不存遺書中所謂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是也如何離得人之所以不能體道者以人爲之私蔽之也人雖蔽於私不能與道爲一然道實未嘗離也明道與韓持國論克己一段反復此意甚詳所宜深味耳辱垂問據鄙意言之要非尺紙

可盡未知是否却幸見論

又

前蒙錄寄所答元晦書得詳讀甚幸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据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

端坐于室想象路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撥冗殊不逮意更幸悉察

又

在中之說鄙意正爾幸於此涵養焉元晦太極之論太極固是性然情亦由此出曰性情之妙似亦不妨如知言粹然天地之心心字有精神觀其下文云道義完具無過無不及固是指性然心之體具於此矣伊川謂心一也有指體而言有指用而言又以喜怒哀

哀樂未發爲寂然不動者也幸更於此深思焉太極之說某欲下語云易也者生生之妙也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曰易有太極而體用一源可見矣不識如何某向來答元晦中庸之說後見所示疑處往往有同者今錄呈渠又有分中庸章句一紙欲寄呈偶尋未見大畧某書中所答表可見矣明道先生爲條例司屬官乃是介甫初爲叅政時正欲就其中調護變化之也後來見他執拗不可回爲天下害故在臺中力論之無非中節也介甫與人雖是如此不同畢竟稱其忠信此可見當時所以調護變化之者亦無所不盡其誠矣

又

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其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若夫聖人生知純全無俟乎復則何所見其心焉妄意未知是否

又



近季隨寄勿齋隸字并諸詩來某報之以題榜既設  
所冀顧名思義惟日孜孜焉而後可因見時警策之  
幸也再玩所爲詩語意固佳但如雲潰牕涵月春回  
木放花只說得克後意味却於勿處少用力觀顏子  
請問其目而孔子所以告之者正是告克己之目顏  
子請事乎此乃萬世標準學者但當深告以勿字工  
夫工夫到後自會見得若遽只說克後意味又恐使  
之只貪想象之見工夫滅裂耳此亦不敢不告非惟  
告人在我所當謹也

又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  
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  
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  
因其動也於是而始有流爲不善者蓋物之感人無  
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至此則豈其性  
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  
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  
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  
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又

其已作書偶復檢得舊書一紙今併報去夫子答子  
路子貢管仲之問愚意以為子糾之立非正管仲可  
以不死然其初之從糾知其不正而從之蓋亦非矣  
其不死於糾而從桓僅比於背君從讐者為免耳非  
無歎於義也二子於此其必講之明矣夫子但稱其  
拯世之功問其仁而獨稱其事功則其於仁也亦可  
知矣然使其果為背君而從讐也則雖事功亦不足  
稱矣抑揚與奪固備於此更幸詳之以朱溫系統通  
監亦然蓋於紀事有不得已焉耳方其時正統無所  
屬而彼實承唐之後以有中原則紀史事者烏得而

不系之亦非為其所成者大也若貨之事亦掌思之  
未得完策幸更為精博詢訪評論見告必有至當之  
說也

又

累書皆有所講評冗迫久未及報然亦掌思之今謬  
布一二黃老之學流入刑名蓋其翕張取與之意竊  
弄造化之機故其流為刑名若陰符經之說已可見  
刻薄之意露矣天生德於予不言命而言德亦猶天  
之將喪斯文稱斯文也蓋其理是如此聖人之言自  
爾渾全若着自任兩字恐却於夫子氣象有所未合

耳井有仁之說近來思之當從明道先生說舊解論語比更定已六七十篇矣中虛信之本謂信之所以有也中實信之質謂信之體質也忠信可以蹈水火只是言有此理耳如必欲撫事而言則宋共姬逮乎火理是固忠信之所行也知我者其天乎蓋理之不二也謂常人一念之形天地知之似亦無害蓋自不可掩非謂天地有尸之者而能知也忽忽畧及大槩更幸詳之却以見教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書

答朱元晦秘書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說亦頗得之然其間似朱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爲喻又以夜氣爲說而引孔子之言爲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內也及其舍而亡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無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莫

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爲務乎孟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爲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盡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一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亦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寔明而心可得而盡矣

又

某向來有疑於兄辭受之間者非它也意謂若其初如伯恭之說承當朝廷美意受之可也後來既至于再至于三守之亦云固矣非尋常辭官者比也若只是朝劄檢舉不許辭免指揮行下則是所以辭之之義竟未得達于君前而被君命也若君命不許辭而使之受則或可耳今初未嘗迫於君命也忽復受之恐於義却未盡不知劉樞曾如此報去否

又

示以所定祭禮私心亦久欲爲之但以文字不備及

少人商量今得來示考究精詳甚慰論議既定須自  
今歲冬至行之乃安但其間未免有疑更共酌之古  
者不墓祭非有所畧也蓋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  
祭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體魄之藏而祭也於  
義何居而烏乎饗乎若知其理之不可行而徇私情  
以強爲之是以僞事其先也若不知其不可行則不  
知也人主饗陵之禮始於漢明帝祭邕蓋稱之以爲  
盛事某則以爲與原廟何異情非不篤也而不知禮  
不知禮而徒徇乎情則隳廢天則非孝子所以事其  
先者也某謂時節展省當俯伏拜跪號哭掃洒省視

而設席俵饌以祭后土於墓亦可也此所疑一也祭  
不可躡也而亦不可數也古之人豈或忘其親哉以  
爲神之之義或黷焉則失其理故也良心之發而天  
理之安也時祭之外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  
祭禘義則精矣元日履端之祭亦當然也而所謂哉  
祭節祠者亦有可議者乎若夫其間如中元則甚然  
謂也此端出於釋氏之說何爲徇俗至此乎此所疑  
二也大抵今日之定祭儀蓋將祭之以禮者苟無其  
理而或牽於私情或徇於習俗則庸何益乎鄙見不  
敢隱更幸精思却以見教庶徃復卒歸於是而已至

於設席升降節文皆甚縝密穩當它日論定當共行之且可貽之同志非細事也

又

近伯逢方送所論觀過之說來某前日洙泗言仁中亦有此說不知如何大抵以此自觀則可以察天理人欲之淺深以此觀人亦知人之要也岳下諸公尚執前說所謂簾窺壁聽者甚中其病耳伯恭昨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體用先後之論要之須是辨析分明方真見所謂一源者不然其所謂一源只是總說想象耳但某意却疑仁義中正分動靜之說蓋是曰

者皆有動靜之可言而靜者常爲之主必欲於其中二者爲靜終有弊病兼恐非周子之意周子於主靜字下注云無欲故靜可見矣如云仁所以生殊覺未安生生之體即仁也而曰仁所以生如何周子此圖圖是毫分縷析首尾洞貫但此句似不必如此分仁義中正自各有義初非混然無別也更幸見教

又

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季明再問伊川答之之語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如是涵養才于此要尋中便不

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然則已發之後中何  
掌不在裏面乎幸更詳之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  
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也  
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之所  
存也道之流行即事即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  
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如此看尤見體用分明不  
識何如忠恕之說如來論精義序引亦已亡疑言仁  
已載往返議論于後今錄呈所論一字若如老子以  
形而下者言則可與二三通數若如知言指道而言  
則難於復與器通數二三也心譬之水一節某意謂  
孟子只將水無有不下比人無有不善意味極完性  
情之理具矣今將心譬之水去水上用意差錯許多  
字固不爲無義但恐終費力耳所論知言中餘說再  
三詳之未有疑可復也

又

天命之謂性所解立言極明快但率性之謂道竊疑  
仁義禮智是乃道也今云循性之仁則有所謂父子  
之道却恐費力更幸瑩之又如審其是非而脩之則  
知之教無不克之類亦未穩當兼此首章三語以某  
所見更須詳味伊川先生遺書中語某亦方欲下一

南軒文集卷下  
轉語俟那錄去求教也在中之說前書嘗及之未知如何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體若曰性之體中而其用則和斯可矣

又

示及中庸首章辭義多所開發然亦未免有少疑具之別紙望賜論也所分章句極有功如後所分十四節尤爲分明有益玩味但家語之證終未安家語其間駁雜處非一兼與中庸對其間數字不同便覺害事以此觀之豈是反取家語爲中而耶又如所引

及其成功一也之下有哀公之言故下文又有子曰字觀家語中一段其間哀公語有數處何獨於此以子曰起之耶某謂傳世既遠編簡中如子曰之類亦未免有脫畧今但當玩其辭氣如明道先生所謂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傳之耳此乃是讀經之法若必求之它書以證恐却差濫也不知如何又如云此一節明道之隱處此一節明道之費處亦恐未安君子之道費而隱此兩字減一箇不得聖人固有說費處說隱處然亦未嘗不兩具而兼明之也未知如何



又

按固陵錄游公元符三年十月庚戌除監察御史今已改定改其言行而泝師友之淵源體之吾身而明義理之正當下句中字固有未安元晦欲作即其所至而益求其所未至恐亦未安蓋方建祠作記使學者知所景慕而遽云求其所至則語意似迫露學者將未能識其所至而遽指其所未至在薄倖不得不防其然也今更定云即其所至而益究夫閎學之無窮則可見向上更儘有享意味似長也不知如何

又

仁之說前日之意蓋以為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蓋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

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前日所謂對義體智而言其  
發見則爲不忍之心者非謂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  
爲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禮知之發見者言羞  
惡辭遜是非之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  
四者然據文勢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  
則曰仁而已可也或云天地之心其德有四云云而  
統言之則元爲善之長入之心其德亦有四云云而  
統言之則仁爲入之心如何前日所謂元之義不專  
主於生物者疑只云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  
謂生物者亦無不盡者矣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  
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  
在中發而中節即其在中之理形乎事物物之間  
而無不完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爲一物以主張之於  
內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  
無內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  
其情之理然能反之則亦無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  
得故也不識如何

又

觀所與廣仲書析理固是精明亦可謂極力救按之  
矣然言語未免有少和平處謂當循前人樣輒言約

而意該於緊要處下鍼若聽者肯思量當自有入處不然我雖愈極力彼恐愈不近也如何如何比見報承有改秩崇道之命竊計自有以處之矣兩日從共甫詳問日用間事使人歎服者固多但以鄙意觀之其間有於氣稟徧處似未能盡變於舊蓋自它人謂為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只是氣稟病痛元晦所講要學顏子却不於此等徧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以平時以為細故者作大病醫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重以世衰道微吾曹幸聞此理不可不力勉也有如孤陋正望切磋之益焉此外尚有一

二事可疑此便頗速俟後訊詳列

又

某近年以來竊見箒兄往來書問之間講論知見甚異疇昔每用敬歎且因得以開益其愚陋者固非一端獨恨相去之遠願以未得詳日用間事為念蓋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古之人於其知見之進則又顧其躬之所履每患其不及而惟懼其有所偏焉故能日新而不疚此某所以亟欲詳聞用工進德之實以為相觀而善之益也幸共甫之來可以詢問則首訪而盡請焉得之共甫者亦多矣其所以慰鄙

心而增歎仰者固不用言獨其間有使人不能無疑者切切惻惻之義則在所不敢默也聞兄在鄉里因歲之歉請於官得米而儲之春散秋償所取之息不過以備耗失而已一鄉之人賴焉此固未害也然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曰王介甫所行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奮然欲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此則過矣夫介甫竊周官泉府之說強貸而規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說之行用奉行之小人而必欲其事之濟前輩辯之亦甚悉矣在高明固所攷悉不待某一二條陳而其與元晦今日社倉

之意義利相異者固亦曉然度元晦初亦豈有所以乎彼哉特因或者之言有所激作遂欲增加而力主其事故併以介甫之爲亦從而是之是乃意之所如不自知其偏者也譬之有人焉於此執權以稱物之輕重初未至於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爲重矣執權者主其說曰吾猶覺此之輕也於是復就其所指之處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矣且元晦謂介甫青苗爲可取者以其實之可取乎抑以其名之可取乎以其實則流毒天下固有顯効以其名則不獨青苗凡介甫所行其名大畧皆竊取先王之近似者非特此一

事也竊取之名而何取乎且介甫自以其爲鄞縣堂  
貸穀而便於民故以謂可行於天下執一而不通天  
下之務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必欲其說之行故  
舉天下之異己者盡歸之流俗於是來合其說者無  
非趨附之小人旣欲其事之濟則用其說之合者小  
人四出以亂天下其勢則然也介甫初亦用程明道  
及呂晦叔輩其意豈不用賢而以其天資視呂惠卿  
之徒爲何等哉惟其欲其說之濟故舍異而用同卒  
至棄仁賢而任羣小也今元晦見吾行社倉於一鄉  
爲日前之便而遂以介甫之事爲有可取無乃與介

甫執鄞縣所爲而遽欲施之於天下者相類乎似不  
可不周觀而深察也此雖爲一事然明者胸中因人  
激作而爲之增加斤兩以至於偏則懼其有害耳又  
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歌慷慨如此等類  
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者不可作小病看前  
書亦嘗畧及之矣其每念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  
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若曰偏則均爲偏耳又  
慮元晦學行爲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已下平時只是  
歲規它人見它人不是覺已是處多它人亦憚元晦  
辨論之勁排闥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謾言

多而拂論少萬有一於所備處不如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義其敢後於它人况其之不肖朝夕揀過不暇正有望於藥石之言是亦求教之一端惟深察焉

又

某幸粗安日往城南水竹間翻閱簡編或遂與一二士留宿頗多野趣不覺伏暑之度惟是歲月易徂每懷學不足之憂耳共甫甚得此方人情然所以望之者固不宜少自滿也聞府之初舉動多慰人意其樂義之風亦不易得耳前書所講及與岳前諸友書於

鄙意大抵無可疑仁說岳前之論甚多要是不肯虛懷看義理某近爲說以明文亦只是所論之意却似稍分明今錄呈其間有未安處某昨得晦叔書却肯相信更俟相見與面剖也

又

來書披玩再四所以開益甚多所謂愛之理發明甚有力前書亦畧及之矣區區並見別紙嗣有以見告是幸中庸所引家語之證非是謂家語中都無可取但見得此章證得亦無甚意思俟更詳之所改定本亦幸早示得以攷究求教克齋銘讀之無可疑者但

以欠數句說克已下工處如何敬齋箴皆當書之坐  
右也洙泗言仁中當仁不讓於師之義舊已改孝悌  
爲仁之本巧言令色鮮仁之義今亦已正并序中後  
來亦多換却納一冊去上呈所謂觀書當虚心平氣  
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  
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  
審擇斯言誠是也然所謂虚心平氣者豈獨觀書當  
然其既已承命而因敢復以爲獻也某近作一拙齋  
記併錄往幸爲刪之安國所寄書冊今附去數見別  
紙石屏一枚似勝前如何共父之勢想必此來異時

却易得便第未知再見之日懷向殊不勝情耳中庸  
集解俟更整頓小字欲盡移作大字又恐其間逐句  
下有解釋難移向後俟師聖之說多可疑然亦有好  
處也魏元履祇兩次作書託虞丞附去不知何故不  
達來諭皇恐豈有此哉今復有數字往問其疾且謝  
之也子飛家事聞之傷心其子之喪恐亦宜早歸土  
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三



